

拂晓前的葬礼

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丛书

● 王兆军





拂晓前的葬礼

王兆军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主人公田家祥是一个颇具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的农民。他曾经是命运的宠儿,不怕吃苦流汗,不惜牺牲一切,成为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的典型人物,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。他掌权之后,又暴露出种种劣根性的弊病:自私、专断、狭隘、欺压群众,变得什么也不肯牺牲。最后,历史大踏步地前进了,他却成了落伍者和绊脚石。田家祥所经历的宠儿——弄潮儿——弃儿的变化过程,正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农村风云变幻的缩影,也恰如作者所总结的那样:“田家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他以农民的伟大完成了他的进取,他又以农民的渺小完成了他的衰颓”。

拂晓前的葬礼

王 兆 军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稻蚕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9.5 插页2 字数 205,000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100册

书号: 10141·1090 定价: 1.40元

责任编辑 沈泰来

题 叙

我——一个年近三十，即将大学毕业的姑娘，无兴趣关心一下自己的婚姻大事，却冒着被人议论为“眼高手低，志大才疏”之嫌，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一种近乎荒谬的狂迷状态——心血来潮，大言不惭，想著书立说，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的书！这种莫名其妙的异想天开，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，连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了。只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，自从这种魔鬼式的庸人自扰出现以后，就一天也没有离开我，而且日渐强烈地影响我的生活，就象一条河流，一旦产生，便越来越宽阔、丰富、奔泻不止。每天的生活又不断地给这河以支流，原先涓涓的小溪也慢慢生长出一种气势来。我与其说没有扼杀这种狂徒才有的野心，倒不如说天天在助长它。处处留意、静观默察，悉心推敲每一句话的农民味，以野兽般贪婪的目光摄取那种只有农民才有的动作，我为此几乎到了疯癫的程度。有时因为一个细节会闹出笑话来——有一天，我在街上见一位老太太甩了甩宽大的袖子，用袖口罩起嘴来，记得在乡下插队时曾经见过老婆婆常以这样的形式保暖，便生了好奇心，追上去问人家：“咱城市里也这样热乎手吗？”那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训斥我：“我牙痛，怕灌风！”我还能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证明我的神经质。您千万不要笑话，我这样做毕竟也有成就：我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在城市里一眼看出谁来自乡村，谁来自小城镇了，甚至可以大体猜准他们的家乡的经济情况和一部分个性特点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曾经和我的同学信口开河般地打过一次

赌：三位农民扶着他们粗笨结实的脚踏车，在西餐馆门前商量什么事，面有得色——这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。我对我的同学说：他们要进馆，并且只喝一杯咖啡。他们果然气宇轩昂地晃进去了，然后便畏缩着各要了一杯咖啡。我又说：“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会把咖啡喝得特别干净。”果然有一个把杯子倒竖在嘴上，还说“要是有点开水涮涮就好了”。我们都忍住笑，装着没有注意他们。他们走出门。我说，他们马上就要贬低咖啡的味道；果然他们一起说：“这玩艺和中药差不多”。哈，真是女巫，绝了！没等同伴夸奖我，我又预言：他们回村后会极力吹嘘咖啡的效力，有两个会把咖啡的价格少说一角钱——如果他们的妻子问起来的话。这时我们才一齐发出响亮的笑声来，周围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伙不讨喜的姑娘，可我的伙伴们却不得不佩服起我的了不起来了。她们说：“把你嫁给农民算了。那样，你的丈夫肯定会被你耍得玩偶似的。”

这一点我却不敢自信。在我的经历中，所熟悉的几位农民，没有一个是我能左右的；相反，在他们面前，我却象强将营中的弱兵一样不值一提。也许正是这些原因，我想把农民的形象总结一下，使其具有一点科学价值。我的观察曾经产生过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即使面对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，一个五代从军的士兵，一个四十年前就是干部的老党员，一个纯真得象水仙花那样的大学生，我也极力从人家身上寻找什么“农民意识”之类。这种恶习使我陷入一种近乎病态的困境。一是这种苛刻会伤害别人的自尊心，许多人把我看成专门刺探别人隐私的可恶的“心理克格勃”；另一方面，我自己也陷入可怖的汪洋大海里去了，总觉得四围都是浑浊的波涛，空气稀薄，怪

象一个连着一个，恶梦中盗汗淋漓，泥沙淤满了河道，枯枝挡住了灿烂的阳光……有时会忘乎所以地呼喊，呼喊之后反而觉得更寂寞。为这事，我谈不成对象，好几个小伙子都以为我患了偏执狂奔我而去了。在无数的外界打击和内心反省之后，我认识到要冷静下来，理论工作最需要的是理智。

于是，我洋洋洒洒地制订了一个类似于鸿篇巨制的写作提纲。包括：关于农民的定义，农民的产生和农民的经济特点，农民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，农民的政治理想，农民的文化特点，农民的传统伦理观，农民起义及其领袖，乡村风俗（单这一项就写了婚嫁、丧葬、节日、集会、理发、洗澡、往来、盖房、饮食、医疗、祭祀等十六个小题），还有农民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……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，大约需要三十万字才能成书。

当我陶醉于这种创造之前的欢乐之中时，那颗跃跃欲试的心是何等兴奋！然而一提起笔，准备写头一个字时，才觉得许多的材料、细节、调查统计和典籍摘录，都只是俳優的杂耍而已。零碎、残缺，难以成篇，难以成篇！于是，我决定暂不动笔，继续搜集素材，待有朝一日，万事俱备时再动笔不迟。为此，我还特意读了一些我以前未用心读的书，如恩格斯的《德国的农民战争》、毛泽东的有关农村调查的文章，以及哈代、托尔斯泰等人的农民题材小说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最缺乏的就是“农民的心理”这类材料。这又是非写不可又极难写的一个章节，我不能轻率从事。为此，我利用毕业实习的时间，选择了一个地方，去了解，去调查，以期完成我的毕业论文《农民心理浅析》，并为将来的写书做准备。

我选择的这个地方是鲁南。

那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。

在我的经历中,和农民接触的时间只有那几年。沂蒙山乡的小路上,有我的脚印;鲁南平原的土地里,有我流的汗水。我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。那葱绿的山坡和平展的田畴蕴含着我的悲凄与欢乐、希望与沮丧,深切的哀惋和隽永的记忆。在好长一段时间里,鲁南,在我心目中便是农村的代名词。

研究乡村,怎么能不去鲁南,怎么能不去沂蒙山呢!

大 榆 树 下

从省城发往鲁南的车，一天只有那么一次，早上七点一刻的票，实际上七点半才启程，司机又是个平平塌塌性格，车到鲁南地区境内时，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

炎热、疲劳、单调乏味的声响，使得许多旅客昏昏欲睡了。然而我，却陡长了许多精神。多么美丽的地方啊！骤雨初歇，青翠的峰峦上是浓郁的绿。梯田的埂坝犹如一条条浅黄的线，将绿色的山原分成一块一块、一方一方、一扇一扇。响亮的蝉鸣象风涛似地从远近的林子里传来。潮湿的土地上吹来一阵阵温热湿润的气流，似乎还夹杂着腐烂的麦糠味，恰如一种别致的葡萄酒。看山，山在悠悠地转；看路，路在缓缓地绕。啊，就是这条路，八年前，我和同学们踏着它，到了第二故乡；几年后，我离开了沂蒙山，也是从这条路上驰过的。五年来，无论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大学里，这里都曾是我魂萦梦绕的地方。我在这里认真地生活过、追求过，忍受过那么多的艰辛，也寄托过那么痴情的爱。可是，山涧的溪水，清凌凌的溪水啊，也流逝了我的幼稚和纯真，流逝了我的爱和泪。初恋在这里产生，却没有听到一点回响，我就离开了。如今，这山水，这村庄，这坡上的庄稼和屋脊上的炊烟又映入眼帘，我的心是如此激动，根本没办法按捺。还有那些我熟悉的爱过和恨过的人，那些壮丽的和哀伤的场面，怎能叫人有半刻宁静？我曾经后悔不该选择这个旧地作为研究对象，可它又偏偏象禁果一样诱人尝尝它的味道。这时我才明白，人注定都是自讨苦

吃的。

车到终点时，已经是下午七点了，换介绍信的机关早已下了班。好在夏季天长，还没黑。我趁天黑前的这点时间找到专署社队工业局，找到吕锋，请他帮我安排食宿等事宜。

别小看这个社队工业局，在基层可是一个很大的局。单从新建的这个招待所就可以判定：这个局是有家底的。招待所不大，只有一幢乳白色小楼，坐落在沂河岸边的一片树林中。房间内设置幽雅，全不是先前印象中的旅馆那种土里土气脏而巴唧的样子。栗色的家具，贴了瓷砖的卫生间，铺着草毯的地板，印着竹子图案的薄如蝉翼的窗帘，一切都那么顺眼。开窗远眺，东是沂河壮阔的水面，西是城区灿烂的灯火。

“来了就是主人。”吕锋把我安排好，等我洗涮完后，爽朗地说：“这个房间是东北的一位采购员包下的，一个月不回来，你住，不用付钱。”

我感激地笑了笑。我是穷学生，付不起这样的房费。

吕锋不一会就端来一个托盘，托盘上有四个菜，两瓶啤酒，两瓶橘子水和两碗绿豆大米饭。

“为老战友接风，也为我送行，咱们干一杯！”吕锋举起一杯啤酒，一饮而尽，轻轻地甩一下他那漂亮的头发。他还是那样飘逸潇洒。

我太渴了，也端起一杯橘子水一饮而尽。山东人嘛，就喜欢这种豪爽劲。

我问：“你给自己送什么行？”

吕锋说：“我就要下去蹲点了。”

我问：“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吕锋说：“老家呗。清河公社农机厂。”

他说得很坦然，好象去集市上买一把芹菜似的。

我问：“你怎么选择老家的厂子蹲点？”

“我喜欢嘛！”吕锋说：“孬好是自己的家乡呢！”

“你倒挺留恋那个地方？”

“是的。思想有点象螺旋。”

吕锋回答得如此爽快，这使我不能不大吃一惊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离开那个清河公社大苇塘村时，他曾经对我说：“走吧，都走吧，我也总有一天要离开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地方。”而且我知道，他为什么不喜欢生他养他的故乡……

那年秋天，正是满坡高粱晒米，稻子黄穗的时候，我和另外七位同学，一起来到大苇塘村插队。这是个穷队。我们是主动要求到这里来锻炼的。

别看这鲁南是山区，但在沂蒙山西南却有一大片平原，大约占三个县那么大。我们是坐汽车到清河公社的。开过欢迎会，我们就由团支书田家贵领着，坐着黄牛拉的大板车，向大苇塘村走去。

当看到大苇塘村的轮廓时，田家贵告诉我们：这个村有一千九百多口人，三千多亩耕地，十五个生产小队，九十八头大牲畜……

我无心听这些数字，我只是想：呀，我们就要住进那个村庄里了，我们就要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大显身手，改天换地了——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！许多英雄人物的青春是在战场的硝烟里度过的，他们为民族建立了功勋；我们这一代，将在这贫穷的黑色的土地上创造新的奇迹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三百年”，现在是看我们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、书写最新

最美的文字的时候了。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，在这里建立人间的乐园，也将在这里找到人生的真谛、生活的美。

有个同学起了头，我们便马上和起来唱：

人们那个都说哎
沂蒙山好噢——
沂蒙那个山上哟，
好风光……
满坡的那个庄稼哟，
长得那个好噢——
风吹那个草地哟
见牛羊……

带着天真烂漫的歌声，我们走进了大苇塘村。

村头大榆树下，站了一些人。

我们以为是大队组织欢迎我们的社员，便预先调整好了情绪，并且商议好一放下行李就去给五保户、烈军属挑水扫院子……

可是，当我们走近榆树时，发现气氛截然不同于我们的想象。庄稼人都面有怒色，有的在愤愤地声讨什么，有的在轻轻惋惜，有的则急得团团转。

田家贵领我们急急忙忙走过去。

这时，我们才发现大榆树上绑着一个人。

这简直就象法场！宽阔坦荡的禾场，是一片惨淡的灰黄色。禾场的西边是两间低矮的草房，有两根木棒在顶着倾斜的山墙，东边是一大片刚刚收割完不久的玉米茬，因为没有及时翻耕，复生出来的苗丫子稀稀落落地在秋风中摇荡。背景上是一片松林，黑黝黝的，松涛声呜呜地啸着，那阴森森的松

林里是一个一个的坟丘，衰草萋萋。就在那场屋的东边，有一株粗大但低矮的老榆树，突兀地立在如血的夕辉里，树上绑着一个人，许多人远远地看着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，没有人去打他，也没有人去解救他。

我们怀着少年的好奇，没理会田家贵的劝阻，去近前端详那个被缚在树干上的青年人。天哪，这是个多么叫人难以忘却的形象！如果说那一身的肌腱不足为奇，那么他那红里泛白的肤色确实不常在乡下人身上看到。多么鲜活的红色，不浓不淡，润泽着他的整个外形，使人感到生命的火的力量和青春的血的灵光。他从脚到手，全是这一种颜色，这足以证明不是太阳的紫外线所能改变的，真是天生丽质！一个书生，一个城市人，一个文职人员，一个男性模特儿——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这是一个可以诱惑一切少女的形象。如果他自由，他活动，他能把自己的聪慧与温存，强健与灵活，力量与美全部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，谁都会被征服。可惜，他颓靡了。他的头无力地靠在粗糙的树干上，眼皮垂下来，满面羞惭和悔恨。他根本就没打算看任何人一眼。他在利用这旷野、这光天化日下的羞辱来忏悔什么？还是在积聚对什么人的怨愤？我完全不得而知，但又很想知道。

他的脚前是一个簇新的花包袱，里面似乎有些衣物，也是新的。

我问田家贵：“这是……”

田家贵没有立即回答。他想把我们领着走开，我们都觉得挺有意思，偏要问个究竟不行。

不一会，村那边传来一阵号叫。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双手捧着一个白瓷面盆正向这边跑来。

“真不要脸啊！”

“这不等于自己认了吗？”

“骚货！”

一些人在用污言秽语侮辱这个奔来的女人。有人上去拦她。可那女人一点也不羞怯，全不顾任何人的拦挡。她左转右躲，盆里的汤水撒了不少。她歇斯底里似地叫着：“你们这些狠心的呀！他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啊！你们真狠呀……”

看看拦不住了，别人也就不再拦阻，放她来了。

这女人恭恭敬敬地端着面盆，迈着虔诚的步子向大榆树走去。我这时才看清这个小巧玲珑的女人，尽管是披头散发，仍然楚楚动人。那紧凑的眉眼，显得干练而又热烈。那一双眼睛透着火一样灼人的光。她的整个身形都叫人想起狐仙一类的精灵。

她端着面盆，走到被缚的年轻人跟前，站了一会，然后放在他脚下，轻轻说：“你得吃东西啊。”说罢转过身去。

可是，就在她刚刚转身的时候，那被绑的人睁开眼，咬着牙，听不清骂了一句什么，然后飞起一脚，把面盆踢翻，饺子撒在禾场上，那个包袱上还落着三只。

那女人回头一看，一下子晕倒在禾场上。

我简直要被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震昏了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乡村是一幅幽美的风景画：那是有金黄的田野，葱绿的草坡，篱笆围拢着青翠的菜地，柴门里有鸭和鸡，朝露是那么鲜艳，晚霞是那么绮丽；乡村的生活应当是一幅醉人的风俗画：孩子们从小河里捉鱼回来，老人们蹲在田头歇息讲古，节日里大家一起喝酒玩耍，小媳妇们纳鞋底，姑娘们养蚕，春节的鞭炮和元宵的灯火叫人迷恋。当然，也落后，也贫困，但为了建设乡

村，到处都应当是战天斗地的场面。我曾经在梦中向往那治山治水的热火朝天的工地，向往那烤融了积雪的夜晚的篝火……然而，这生活的第一幕，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重大的桃色事件——这从榆树上挂着的一只破鞋可以猜出。这个事件一下子打破了我的梦。我立即陷进这谜一样的事件中了。

从老乡们的议论中，我们大体弄清了这个事件：被绑的男子叫吕锋，大队团支部副书记，与村里的赤脚医生小石榴私通，被大队党支部书记田福申派民兵捉住，示众做百。吕锋的未婚妻闻讯前来，退掉聘礼，当场毁约。小石榴送饺子给情夫，被情夫吕锋踢翻面盆……

无论如何，我们不得不认定吕锋是个流氓。他有未婚妻，却吃着碗里的还瞅着锅里的；人家小石榴有家庭，他怎么还去插足！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干部呢！一旦这样认定，便象疑人偷斧，怎么看怎么象了。小白脸，贼亮贼亮的眼睛，会跳动的眉毛，一双叫女人酥软的胳膊，富有棱角而又有些淘气的嘴……这都是流氓的象征。在乡村，不好好学大寨，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，可耻的社会渣滓、败类！

我们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打算离开这禾场。

这时，人群安静下来。一个中等身材穿一身破旧军装的汉子走过来。他把禾场上的人巡视了一遍，什么也没说，坦然地走到大榆树边，严峻地看着那捆人的粗壮的麻绳，毅然举起铁锹，朝树干上猛铲了两下，麻绳断了。

那汉子盯着躺在地上的小石榴。他仍然没说话。从他的目光里可以看到严厉的谴责，但又不完全是鄙夷。他闭了闭眼，咬了咬牙，象隐忍了什么痛苦。小石榴站了起来，又把热烈而怜爱的目光投向吕锋。那汉子极轻微地摆了摆头，象训

斥犯人似地对着吕锋：

“没出息！”我听见他粗重的声音，“为一个女人。”

吕锋并没有马上离开，他仰面瞅着树枝上吊垂的那只鞋，流下了眼泪。

那汉子把鞋钩下来，扔到后面的坟场里去了，然后对吕锋说：“明天到工地，去办个宣传栏。”

吕锋低着头走了。

这时，党支部书记田福申走过来，说：“叫他种下苦瓜零碎啃！”

那汉子严峻地说：“五队的牛草没了，工地上的柴只够烧一天——今晚得开会。”

那汉子用目光遣散了围观的群众。

这一幕留给我的人物太多了，印象也太强烈了。那个被缚的年轻人，也就是说那个叫吕锋的流氓、道德败坏者、色鬼，长着那么一个好身子，还有那贼亮亮的眼睛。后来的这位铁一样坚硬、寡言少语、举止稳健持重的汉子，简直象传奇中劫法场的好汉英雄似的，也使人难以忘记。晚饭后，我在知青宿舍昏黄的煤油灯下写着日记——从来没写过那么长的日记——反复琢磨着生活送给我的这一切，但怎么也弄不明白。

田家祥

很晚了，听见几辆大车从屋后经过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划到我们的后墙了，在屋子里也可以听见。

不一会，进来四五个人，其中有我们认识的田家贵，还有那位不知名的汉子。

田家贵说：“这是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田家祥。”

我们都对那汉子恭敬地叫了声：“田书记。”

“可甬这么叫！”田家祥诙谐地笑笑，“咱们大队的书记田福申，德高望重，特别关心青年人，他还不准别人喊他书记呢！我算个几？称职务要折我阳寿的，谁叫毁了谁得赔！告诉你们一个好办法，我脸黑，你们可以叫我田黑子，如果拉不下脸来，至多可以叫我田大哥，怎样？噢，今天工地上缺柴缺煤，我回来拉草运煤来了。工地上忙，不能常来看你们，只好托家贵兄弟照应你们，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’嘛！毛主席说了咱还能不办？可惜这村条件太差了，差得叫我不好意思说。今天，为了表示欢迎你们八个人，从省城来的八位生力军，大队送你们一人一块毛巾，一支钢笔。不成敬意，还望笑纳……”

我们一起鼓掌，并向他回赠了一件刺绣：“让青春焕发出革命光芒”。

“谢谢啦。”田家祥说，“我本人还送你们一件礼物，微不足道，但很实用。就是这玩艺，一个打火机。咱这里缺煤，烧不起火炉，生火做饭用柴草，你们乍来，手生，更不容易一下子生

着火。点煤油灯也要经常用火。打火机是好东西啊！别看不怎么漂亮，但有用，是当年复员时指导员送我的，我一直没舍得用，现在派到好用场了。”

他说话时已经从兜里掏出那只打火机了。我伸出手，他一手托着我的手，另一只手把打火机放在我手里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农民的手。天哪！那一双手是多么重，多么有力！简直象铁砧和铁锤一样。夜色中，我看不清那双手，只是模糊地看到很大，黑乎乎的，很硬，似乎也很粗糙。这增加了我的好奇心，我真想仔细看看一双典型的农民的手。尤其叫人感兴趣的，是他的说话。下午，在禾场上，他天神一样严峻，话那么少；现在，却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，叫人听起来声声入耳。又温暖，又清楚，分寸恰当，进退得体。真是判若两人！我想：我要注意农民是怎么讲话的。

那夜，我们曾要求送他们去工地，我们也住工地，可田家祥不同意，他只说了句：“回去。用得着你们时，会来告诉的。”

……

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到农村的第一天。

在那一天，吕锋就给我们一个坏印象。

几年以后，我被招工回省城前夕，吕锋曾经对我说：“走吧，都走吧……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地方。”

如今，他居然又重新喜欢起家乡来。这种感情是怎么恢复起来的？是在他的大学里，还是在毕业后的生活中新生的？我不得而知，我想把他的心理变化轨迹摸清。

我问：“吕锋，如果我记忆得不错的话，你曾经对你的家乡有过不满。”